小倉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二

錢唐袁枚子才

愛物說

婦人從一而男子可以有媵侍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陽而抑陰也狗彘不可食人食而人可以食狗彘何也曰此先王所以貴清而賤濁也二者皆先王之深意也先王有治世之權不必明言其故而但定其制使民由之後世不察見孟子訓愛物佛家戒殺于是人與物幾溷淆而莫分蕭子良之慧蘇子瞻之聰皆惑焉夫愛物與戒殺者其心皆以爲仁也然孔子論仁曰愛人不曰愛物又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不曰立物此意惟呂覽

得之曰仁于萬物不仁于人不可謂仁不仁于萬物獨仁于人可以謂仁仁也者仁乎其類也此可謂善言仁者也愛人不難知所以愛人爲難孔子教弟子泛愛衆必曰而親仁孟子稱堯舜之仁必曰急親賢人之中尚宜擇仁者賢者而愛之況物乎古者執雉執鴈四贄爲畜愛其物之類人也誅盜賊刑僉壬惡其人之類物也廄焚子曰傷人乎不問馬衛侯之馬啓服死公命爲櫝子家子請食之以不愛爲愛而愛乃大以不仁于物爲仁而仁乃純然則孟子稱數罟不入汙池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奈何曰此非愛物正所以愛人也犧魚之不祭將不足于食懼大夫士之有故將不

得殺羊犬豕故儉惜宰殺之以待其食與殺耳爲人計
非爲魚鱉羊犬豕計也然則君子何以遠庖廚曰此非
愛物亦所以愛人也恐近庖廚則不忍不忍則不食遠
庖廚則忍忍則食然此亦飾言耳與勸好貨好色同不
可以詞害意也孟子欲充齊王不忍之心以保民而王
故因牛而戒及庖廚觀下文權輕重度長短之言則賤
禽獸而重百姓之意昭然若揭不然孟子非不食庖廚
者也見其死聞其聲則不食不聞不見則食之是後世
鄉曲之儇掩耳盜鐘之說也彼齊王之興甲兵危士臣
民之死于鋒鏑者皆在數百里外齊王所不見其觳觫
不聞其哀號者也比之庖廚不更遠耶而得謂之君子

牡丹說

冬月山之叟擔一牡丹高可隱人枝柯鄂韡蕊葉以百數主人與目覩之爲損直貲慮他處無足當是花者庭之正中舊有數本移其位讓焉幂錦張幄客來指以自貸亡何花開瘠若蟬翼較前大不如怒而移之山再移之愕立枯死主人慚其故花且嫌庭之空也歸其原數日亦死客過而尤之曰子不見夫善相花者乎宜山者山宜庭者庭遷而移之在冬非春故人與花常兩全也子旣貌取以爲良一不當縣摧折之移非其時花之怨以死也誠宜夫天下之荆棘藜刺下牡丹百倍者子不能盡怒而遷之也牡丹之來也未嘗自言曰宜重吾

價宜置吾庭宜黜汝舊以讓吾新一月之間忽予忽奪皆予一人之爲不自怒而怒花過矣庭之故花未必果奇予之仍復其處以其猶奇于新也當其時新者雖來舊者不讓較其開孰勝而後移焉則俱不死就移焉而不急復故花之位則其一死其一不死予亟亟焉物性之不知土宜之不辨喜而左之怒而右之主人之喜怒無常花之性命盡矣然則予之病病乎其已尊而物賤也性果而誠愔也自恃而不諜諸人也他日予之庭其無花哉主人不能答請其辨側牘記之以自警焉

清說

清愼勤三字司馬昭訓長史之言也後人奉之不以人廢言耶然以畏葸爲愼以瑣屑爲勤猶之可也以谿刻爲清所傷者大不可以不辨民之初生無不清也茹毛而已巢居而已民之初生又不能清也不能不食而茹毛不能不居而構巢中有聖人焉增之以玩好文之以器用懼其過也以禮節之自夏桀酣歌恆舞而伊尹有儉德之戒周末文勝三家者以雍徹而夫子有寧儉之戒皆有爲言之也後世不然或無故而姿纖潚矣或無故而與蝟爭食矣彼所好者在乎矜名以自異則不得不權其輕重舍此以鶩彼是儉其外而貪其中潔其末

而識其本也烏乎湯取天下之所以叢叢然望治于聖人聖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無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懷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聖人也好貨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積倉有裹糧無怨無曠者聖人也使眾人無情欲則人類久絕而天下不必治使聖人無情欲則漠不相關而亦不肯治天下後之人雖不能如聖人之感通然不至忍人之所不能忍則絜矩之道取譬之方固隱隱在也自有矯情者出而無故不宿于內然後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動也一餅餌可以終日然後可以浚民之膏減吏之俸而意不回也謝絕親知僵

仆無所避然後可以固位結主而無所躊躇也彼不欲立矣而何立人已不欲達矣而何達人故曰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然則孔子何以有恥惡衣惡食之論曰惡衣惡食嫌之者人之情也恥之者心之陋也不曰嫌而曰恥則是以衣食為重輕故賤之也不然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夫子非甘于惡衣惡食者也而何以傳于此言也且當賤貧時而以惡衣惡食自慚則當貴富時必以惡衣惡食自恥子路衣敝縕袍非可以衣狐貉而故為縕袍也素貧賤行貧賤也若可以狐貉而故為縕袍則必有縕袍狐貉之心交戰于中而忮求起伯夷以餓死稱清而陳文子有馬十乘亦稱清清以心求不以迹

取也。然則奢儉宜何從。曰。聖。賢。以。禮。爲。歸。豪。傑。惟。情。自。適。徐邈當魏武崇儉時不改其奢。當魏文崇奢時不改其儉。此衷之以禮也。武元衡當楊綰朴素之時。盛飾如故。孔思遠得珍玩服用不疑。及其廢容[?]蕭然自得。此自適其情也。此三人者。眞淸者也。淸。美名也。有大力者。以美名震之而不移。則有大力者以惡名誘之而更不動。知此者。可以立身。可以觀人。

玩古者說三篇

人老而尊物古而玩宜也人壽不如物而以物之壽者爲娛人之情也器皿澡槃古而靡者也不妙于目山河日月古而虛者也不私于我于是求之于玉于銅于磁于硯于琴于竹漆于紙墨于書畫此必至之勢也非好事者之爲也或曰是非聖人之道歟余曰不然魯糖衛柯夏璜殷琥封父之繁弱鐘叔之離磬此見于三代前者也任后爭罍尊彝大辨齊器寶憲取仲山父鼎此見于三代後者也古物之興由來尚矣然則物古皆足玩歟曰亦非也未古貴眞已古貴精有古玉焉其得于天者如截肪成于良工者如切泥然後開其渠眉礲以磁

諸而又不渫于墣不燀于火不齧于鉏銚不擭揳于後起者之錐刀然後施耀其精樸劚其形稱至寶矣猶人有絕德殊才長于朱門遇于聖明推排于世故而又不爲虁菲之所傷然後器成而品尊非徒以齒尙也其他物例是今嗜癖之人率弄古物爲娛嶄拳膠目絕欲得之然而或寶康瓠或欽燕石訾繇行濫觴然自以爲信矣及詫聑于如胥斥于內府胥賞不得僂售不可乃不速眏其目醜其手而反相與懟慫哰詬以爲世物無古也古物聞之笑識古者聞之悲

或曰古物之遇不遇果有數乎曰不遇者其常也遇者其偶也雖然世之人不求不珍于古物無惜也求之而

不以誠珍之而不甚至于古物亦無惜也何也不求不珍其可求可珍者自在也一旦而求之珍之不可知也惟其求之誠珍之至自以爲無所不用其極而卒與僻且馳則所謂替而守伯明者也于是果于自信輕于詆物而古物當其前或拉襍摧燒之矣其病一在于好其名一在于強爲解夫漢之爲言含也古以爽玉爲死者之含莊子所謂死何含珠是也或曰汗也玉入土久則汗出而斑瀨今訛其音以爲漢豈非漢則無玉乎商之訓嵌也刻鏤也鄭箋所謂鶴金飾貌是也今昧其義以爲商豈非商則不飾金銀乎碧瓷見鄒陽賦花瓷見宋廣平語越窰翠色見陸龜蒙詩今鈞奇者以爲始于柴

世宗誤矣又無硯班而誌而托之曰未央宮曰銅雀宣德無庫焚鑄鑪事而睟而見之曰宣鑪又愼矣此所謂好其名也括異志曰銅入土千年而靑今見啓禎嘉萬錢才百年已如翠曾者何靑箱志曰書畫千年而絕迹今見韓滉畫五牛顏魯公自書告身雖千年猶然新者何志林曰世無眞玉勿爍于火者方是然尚書云火炎崑崗玉石俱焚者何此所謂强爲解也夫古器非什百爲沓者也非折閱不市者也又非鮒人使好鉥人使解者也既好矣解矣而又似好非好似解非解好不如不好解不如不解不病乎其所不知而病乎其所已知然則古器之抵伏不出甘心朽壞以終也宜哉宜哉

或曰古物奚用而予若是其亟之曰有用之用小無用之用大鳳不司晨麟不服軛周鼎不烹飪固不可賤也且陳彝敦而見升降裼襲之禮焉佩環珮而想采齊肆夏之度焉對斟斝而忘塵氛溫蠖之擾焉其亟之也亦猶行夫古之道也曰士大夫既不知古盡假長耳飛目以矩之曰愛古者非富即貴富則陝輸貴則假用買者牟大利以辭其僞識者嫉餘人以辦其獨夫古不古于理無所關也今之于理有所關者欲求一操執款款之小丈夫而不得也而古物之爲銅爲玉爲磁爲竹爲紙爲爐硯書畫者又不能門闢戶吹嘐嘐然自命曰我良也彼楛也則奈何曰尚以瀸治五采惠之彼夏求者必

文質相襍矣。曰此所謂文而不采。如俔之見風。不終日定也。曰博古有圖譜有譜其將循是以迹之歟曰此西洽氏所謂獨知之貨輪扁所謂糟粕之書也其不可傳也死矣圖譜造于宣和南渡後物已淪于沙漠烏乎循然則予何獨玩之曰好生解解生悅悅生悔悔生懼懼生辨辨生疑疑生慮慮生明八者缺一焉不可也然則今之升輿濮度華凡者皆非古歟曰是何言也制科百年而謂其中必無才也固不然然則古物存者幾何曰物隨年古今與古環流無窮則物亦環流無窮也然而古年今制古襲亦今擬訬古構而廉今庶而學古奇後而提綱今䌖紛而類格今以往其佻巧儇變又不知

其。何。所。極。也。

黃生借書說

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書非借不能讀也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略四庫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他祖父積子孫棄者無論焉非獨書爲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強假焉必慮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見之矣若業爲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異日觀云爾余幼好書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歸而形諸夢其切如是故有所覽輒省記通籍後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蟫灰絲時蒙卷軸然後嘆借者之用心專而少

時之歲月爲可惜也今黄生貧類予其借書亦類予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若不相類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與不幸則其讀書也必專而其歸書也必速爲一說使與書俱

後出師表辨

後出師表非孔明作也夫兵危事也伐國大謀也張皇六師者有之一鼓作氣者有之秣馬而食以肥饜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後出師者也若果爲亮作是亮之氣已餒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曰興復漢室還于舊都不效則治臣之罪何其壯也後表曰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何其衰也當是時街亭雖敗猶拔西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天險如故後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斬王雙殺張郃宣王畏蜀如虎大勢所在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戚嗟嗟遽以才弱敵強民窮兵疲之語

上侮主志下解軍心而又稱難惡者事以豫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爲而謂亮之賢而爲之乎表中六難屢言曹操之敗再言先帝之敗以歸命于天此日者家言也將軍出師而爲此言無謂已不解而欲後主解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貿貿出師悖矣按此表上于建興六年亮此時年未五十非當死時也後死于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諸賢死盡而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特知漢之必亡且知已與諸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當鄧艾入蜀時使後主聽姜維之言早備陰平及陽安關口則艾不能入縱入後其將難憑僅弋猶以重兵據要害故孫盛以

爲乞師東國徵兵南中則蜀不遽亡將士在劍閣者聞後主降咸怒拔刀斫石然則亮死後十餘年蜀猶未可亡而亮出兵時乃先云坐而待亡者何耶然則此表誰作曰此蜀亡後好亮者附會董廣川明道不計功之說以夸亮之賢且智而不知適以毀亮也裴松之稱此表本集所無出張儼默記陳壽削之眞良史哉

金縢辨上

金縢雖今文亦僞書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丘之禱久矣三代聖人夭壽不貳武王不豫命也豈太王王季文王之鬼神爲其服事哉以身代死古無此法後世村巫里媼之見則有之矣廣陵王胥曰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周公豈廣陵之不若乎二公欲穆卜公拒之以爲未可以戚我先王臣與子一也他人戚先王不可而已戚先王則可非伯尊之擇善而何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又曰士大夫去國爲壇位向國門而哭爲撫廟也當是時太王王季文王赫赫寢廟周公非去國之時雖曰支子不祭然公爲武王禱非爲身禱也舍太

廟而為野祭不祥孰甚焉方命卿士勿言隱諱其迹而乃發壇作墠以自表揚者何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禮卒哭乃諱其時武王雖病並未終也不稱元孫發以禱而稱元孫某以諱是先以死人待武王也某某者後世之俗諱三代所無也商人曰帝甲帝乙此不稱名之證不稱某也周人所謂諱者以諡代名故禮凡祭不諱臨文不諱臨之以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晉荀偃禱稱平公為曾臣彪此稱名之證不稱某也詩曰一之日觱發曰駿發爾私皆公作也尋常冢徹不諱于其子成王之前而一旦禱祀反諱於祖父大王王季文王之前於義何當治民事神一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元孫既無才無藝不能事鬼神矣又安能君天下子萬民乎贊周公之材之美始于論語造僞書者竊孔子之言作公自稱語悖矣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武王克商已二年縱有不諱與天之降寶命何傷劉先主草創西蜀即位二年遂崩使一孔明猶能支持強敵而周家積累千餘年以至仁伐至不仁十亂猶存八百諸侯尚在周公不必憂危至此且周公既不告廟而私禱矣武王已瘳已身無恙公之心已安公之事已畢此私禱之册文焚之可也藏之私室可也乃納之於太廟之金縢預爲日後邀功免罪之計其居心尚可問乎禮祝嘏詞說藏於宗祝非禮也是謂幽國豈周公有所不知

而躬蹈之乎中庸曰事死如事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則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享多儀儀不及物然則爾汝者古人挾長之稱而圭璧者所以將敬之物也

公呼先王爲爾不敬自夸材藝不謙終以圭璧要之不順若曰許我則以璧與圭不許我則屏璧與圭如握果餌以誘嬰兒既驕且吝慢神蔑祖而太王王季文王甘其爾汝之稱又貪其圭璧之誘於耶于天者何其敢寵納侮之甚也

夫周公古之達孝也孝父與孝兄孰切當

文王崩何以不禱或曰武王得天下主幼國危關係甚大公故急而爲之耳然則文王大勳未集年又九十七歲周公以爲老耶賤耶直當死時耶

金縢辨下

周人重卜國有事卜于太廟禮也金縢藏後武王在位四年公又居東二年共六年中周人竟不一卜太廟啟金縢乎此說也括蒼王氏嘗言之然康成以為金縢者古藏秘書者皆然不自周公始猶可支吾按經文曰公乃自以為功云云是并二公不告且不知也二公尚不知百辟卿士何以知之曰噫公命我勿敢言百辟卿士既知之則二公必知之久矣在百辟卿士位卑分遠難以進言容或有之二公為國元老則知公之精忠靈感至于如此而乃耶聞流言目擊去國相與坐視寂若吞炭何其忍也倘風雷不作金縢不啟王竟誚公誅公彼二

公者律以左儒杜伯之義尚何顏坐而論道乎及至天已反風禾已盡起方瞿瞿焉命邦人起大木而築之以愚夫愚婦所共曉里胥田畯所不屑爲者二公乃自以爲功不扶帝室之懿親而扶田中之偃木何其不知大體也經文曰我之勿辟則無以見我先王訓辟字爲誅辟則二叔倘已稱兵周公征之宜也不必爲此言二叔尚未稱兵僅流言而已周公不可以王師報私忿也訓辟字爲逃辟使公能自信居東與居洛一也公不能自信則率土之濱孰非周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非越境可免也周公豈將爲武仲之據防秦鍼之適晉乎然則二叔流言奈何曰此尤不足信也當時叛者武庚

非二叔也監之者不早發覺又從而助之自宜同罪亦成王周公之不得已也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武庚爲紂嫡子興復商之社稷名正言順何必以討周公爲詞不比後世王敦蘇峻起兵胥清君側之名也若欲縱反間害公使周國無人則周公雖死而薦揚之太公平格之君奭巍然尚存皆足以奠周邦誅頑民而有餘又不比趙止一李牧北齊止一斛律光去其人即可圖其國也況兄終弟及商法皆然即使周公代成王而踐其位在武庚視之亦不過如盤庚陽甲外丙仲壬之相承而已矣何不利孺子之有何流言之有若夫鴟鴞惡鳥也周公憂盛危明借綢繆未雨之意著

臣交儆可也若爲王信流言而作。是以惡鳥比君父矣。擬人不倫。指斥已甚。周公其不聖矣乎。康成解既取我子毋毀我室以爲既捕我黨羽矣宜還我土地爵位何鄙妄乃爾總之漢求亡經過甚致僞書雜出梅賾曰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天動威風雷交作晉世家曰周公薨大風拔木成王乃啟金縢尚書大傳曰成王葬周公遇風雷追念前事序而記之蒙恬曰成王有疾周公揃爪沉河書而藏之二叔作亂周公奔楚成王讀記府之文乃迎周公門說者言人人殊皆與金縢不合善乎譙周之言曰尚書遭秦火多缺失學者談金縢都難盡信斯得之矣

六宮辨

六宮非古也周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女御掌進御于王所鄭氏八十一人當九夕之說皆漢儒齊言不可爲典要夫一陽而二陰君子之道也自天子至于士大夫有妃有妾禮也貴者多賤者少亦禮也其制則難稽矣考之六經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曰不如其娣之袂良在詩曰抱衾與裯曰諸娣從之不過泛指姬媵無六宮之名尚書顧命陳設瑣屑冏命訓飭侍御均無六宮左氏以公薨路寢爲正以小寢爲卽安明是一宮一寢而公羊以西宮災疑有東宮明是揣度之詞于他書則說苑曰天子諸侯正寢三高寢者高祖之寢子孫不得居其

二寢則路寢左右其實一寢國語曰內官不過九御襄楷曰古無宦官文王十子一妃所生荀爽曰天子娶十二帝嚳四妃舜三妃此皆無六宮之證也或曰一命之士父子異宮備者有一畝之宮何天子而靳乎六夫所謂宮者居處之稱非必居婦人也若天子遊觀偃息之所又豈止于六哉或曰天子六宮象六卿諸侯三宮象三卿故王后亦有六宮六寢所以理陰政也夫陰亦何政之有以爲其粢盛乎既有膳夫膳宰若干人矣以爲修蠶桑乎又有典絲典枲若干人矣天子致敬乎外后致敬乎內足以衣祭備蠶政而有餘若夫袞禕幃幄瑱珥之務則[illegible]內人生人多事多非宮中所固有也宮

旣無六則妃御有限然先王卒無明文爲之立制者何哉予嗣有多寡氣稟有強弱非可逆定也且使吾子孫淸心寡慾固善即或有縱欲而不能自克者亦不必祖宗先爲之極明言革理道天子立六宮御百婦禮應爾也然則六宮何始曰自秦始秦滅六國必取其宮人美女列爲六宮以宣淫而夸盛然猶不敢自以爲禮也漢興高祖樂因秦舊而叔孫制禮又稱古制以阿諛之故帝則有五廟則有原鬼神則千二百所武帝衍其緒元成暢其流無涓娛靈遊增名目而唐宋目論之儒又震于禮經關口而不敢議以致開元宮人六萬宋寧宗一夕御三十九人巫蠱禍生宦官毒流僞作禮經之人蓋

買爲之先矣又嘗考禮而不覺失笑也禮稱天子羞用百二十品醬用百二十甕其物又合羸醢脾析䗪蚳以足其數無論食前方數十丈使天子對案若海無下箸所而且蚳蝝皆穢蟲也今之乞人不食而當將天子食之尤可怪矣又鄭註天子冕旒玉用二百四十物加以金飾豈非巨𤃬戴石頭岑岑幾壓死耶夫食色性也而天子亦人也一食而二百四十味九夕而八十一女一冠而二百四十玉物寧有是哉寧有是哉

征苗疑

人多疑古文尚書而不疑其征苗者何也夫舜之德可以舞百獸寧不可以格苗若苗既不如獸又豈干羽之所能格惟德動天常人之所知也舜禹不知不智伯益知之而不早諫于用兵之時不忠豈以舜禹之聖必待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乎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干羽鐘鼓樂之儀文也聲教德化樂之精神也精神未孚而怒以儀文孚之豈理也哉瞽瞍雖頑舜之父也伯益諫禹引瞍為証是以逆苗擬天子之父也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禹之失兵機其過小益之傷國體其非大魏張郃亡羣臣嘆息辛毗解之曰當建安

時天下不可一日無武帝然武帝崩魏國無恙云云裴松之責其擬人不倫然則伯益之聖乃不如後世一裴松之乎且夫竄三苗于三危舜典也三苗丕叙禹貢也苗民逞刑以遏是用勦絕呂刑也苗既竄矣何事于征苗既叙矣何必再征苗勦絕矣又何嘗格其他分北三苗何遷乎有苗皆無來格之說以尚書証尚書而眞僞定然則瞽瞍允若之言孟子何以引之曰此尚書之逸文也非征苗語也孟子稱舜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今之武成可取者何止二三策淼均非其舊本也止血流漂杵四字猶其逸文爾

韓非子五蠹篇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說苑亦載其詞淮南子繆稱訓曰禹執干戚舞兩階

聞而有苗服異起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不修禹滅之呂氏春秋曰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是數說者亦俱與尚書不合自記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三

錢唐袁枚子才

書鄂人對後

唐鄂人刲股奉母有司旌之昌黎欲服諸市二者吾俱非之夫非禮之孝旌與誅律無明文非先王之闕也先王若曰將旌之與世固有偽爲名者將誅之與世固有愚爲孝者將誅其偽而旌其愚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不如淡而置之聽其自致明乎上之所重不在於是而教孝之大體立爲求嫁之女爲夫守志律勿旌亦勿禁即此意也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持此二義以律過中之行始無偏陂不

然彼之側行旣過矣而我之將論又過焉是上下交相過也卒何以得大中哉故大學不曰治天下而曰平天下

書王荊公文集後

荊公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廳壁記而後嘆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然則荊公之所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黔首而非為養人聚人計也是乃商賈角富之見心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譬之臧獲婢妾仰食于家主然所以畜之者恃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間不徒恃財力以

相制也後世紊階兩漢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貿遷德之流貧民乎富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强不凌弱衆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未開豪强未并孔門弟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人身爲之師亦不聞裒多益寡損子貢以助顏淵勸子誹使發原憲者何也宋室之貧在納幣郊費冗員諸病荆公不揣其本弊弊然以賒貸取贏者其所獲不逮桑孔而民怨則過之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爭黔首反失黔首之怨矣

書權文公郅都論後

郅都廉直吏遷以冠酷吏權文公作論雪都訾史遷嘻是烏知遷之心哉古無酷吏名之者遷也漢無酷吏首之者都也當秦殘暴高祖以寬仁文景繼之天下熙熙然安昇平也久矣忽都以嚴得寵立聲名從此寖成義縱趙至殺人流血動至數萬都作俑之罪遷所深惡也遷既惡都何難并其生平公廉直諫之事删而不書然而遷書之反詳者何哉以為史者所以戒天下萬世也使天下萬世見公廉如都直諫如都而一為苛暴即首蒙惡名且身斬家破為天下快庶幾曉然于小善之不足以掩大惡而相戒為長者此遷立傳之心也此遷

之所以爲良史也覷一孔者何足以知之唐人好排古人持高議都不足辭而陸公雪之申生季札未可貶而獨孤及白居易貶之皆過也凡言必究其所裨而事必稽其所徵三代後父子兄弟間恩寖薄矣得過厚者矯之而立言者又從而尊之于世有所裨無所徵也孔子曰觀過知仁申生季札之過申生季札之仁也都之過其足觀也哉

書柳子封建論後

柳子之論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夫封建可行乎曰不可封建不可行而何非乎柳子曰道可行而勢不可行勢吾所無如何也柳子不以為勢無如何而竟以為道不宜行是父老堯禹之說也夫封建非勢也聖人意也郡縣非聖人意也勢也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一人之力不能君天下必衆君之一人之教不能師天下必衆師之其亶聰明作元后者中天下而立焉非有圭田世祿不能正經界行井田非有諸侯卿大夫不能有圭田世祿非有井田經界不能有鄉遂郊遂選車出卒言揚行舉之法非有諸侯之公子羣公子又不能有大

宗小宗族井田學校軍政宗法其事皆因封建而起謂封建非聖人意勢也然則井田學校軍政宗法亦非聖人意勢乎封建始於何皇都不可考柳子之說似民之自為封建擇其智者而君之若蟻之穴蜂之巢者然不知上古諸侯雖有萬國然史冊所載人皇定三辰地皇畫九州伏羲黃帝垂衣裳神農教耕稼堯舜治歷明時禹治洪水皆一聖人開天獨倡非仗衆諸侯助也亦非聽諸侯百姓之自為謀也以舉世不知耕不知織不知天時地利不知舟車服用之際而一人如天如帝先知先覺其威靈神武何爵國之不可兼并而乃俱才山秦始皇乎然而聖人不爲者公天下之心治天下之法

以爲非封建不可故也柳子謂湯借諸侯伐夏周借諸侯伐殷故不敢變易其國是知有商周而不知有黃農虞夏非階窺天陋矣且夫秦之失天下制政俱失周之失天下則在政不在制何也封建非周制也夏封建四百年商封建六百年制失而能千年者未之有也禹誅防風致伐有扈湯伐豕韋高宗伐鬼方周烹齊哀公誅殺之權操之天子何嘗無指臂之使自昭王溺楚穆王志戴天之仇且耄荒遊覽而大事去幽王被弑平王忘戴天之仇且成申遷都而大事又去周之天子不知有父子而欲周之諸侯知有君臣得乎然以無父之人卒不至於滅亡身滅者雖文武成康之遺澤在人亦賴衆

諸侯維持而拱衛之不可謂非封建力也夫穆王平王
不知有父此豈武王周公開國時所能逆料而為之立
制乎是周之政失而非制失也明矣父子之倫廢君臣
之道失然後強侯弱衆暴寡諸侯蠶食大夫兼并左氏
曰其餘四十縣長轂四十曰分趙氏之田為七縣曰其
傳諸凡衛艮於九縣周書曰千里十縣一縣四郡春秋
戰國時凡稱郡縣者無算蓋不待秦幷天下而海內之
國駸駸乎半化為郡縣矣計故曰郡縣非聖人意也幷
非秦之所能為也勢也秦因循苟且因其勢而導之較
之來解兵權厝端藩鎮郡吏易為有叛人無叛吏非一
朝一夕之故而歸功于郡縣何邪使封建不廢則諸國

有若秦雖暴不能壽流天下彼揭竿而起者亦終有所格而不便惟其為郡縣也在始皇尊無二上然後可以殘民以逞在陳項驅策無阻然後可以直搗關中是秦之失雖在政而尤在制也又明矣然則封建可行乎曰道可勢不可今之阡陌亂矣城郭改矣稅法變矣其所封者非紈袴之子弟即椎埋之武夫也其其能與三代比隆乎且不特無其勢并無其道漢興懲秦弊大封諸侯王天下亂晉封八王互相殘殺天下亂明太祖大封諸子天下又亂是何故哉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親親也尊賢也興絕國也舉廢祀也欲百姓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後世有私天下之心

而封建寵愛子也半寵功臣也求防衛也其視百姓之休戚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故封建行而天下亂無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謂徒政子之之讓劉宋襄徐假之仁義師丹王莽之均田限田王安石之周官周禮無所不敗蓋不徒封建然也因其敗獘而訾其成規奚可哉古論封建者荀仲豫陸機劉頌顏師古魏徵李百藥劉秩杜佑皆能言之而後人獨愛柳子之說吾故駁之其封建之利諸儒俱已備言茲不具論

再書封建論後

或曰子言封建之非勢固已然如子孫何柳子曰是大不排則子孫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矣曰柳子亦知先王之愛百姓甚於愛子孫乎周公之命龜曰賢則昌不賢則亡武王滅殷欲作宮于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曰五行之山天下之險也使我有德則天下之納貢者遠矣無德則天下之伐我者難矣此意也非獨周公意也即堯舜禹湯所以封建意也當其時天子不仁則湯武至諸侯不仁則齊桓晉文至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民望未絕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先王亦愛民甚矣豈其使子孫一人肆於民上尾大

不辯之說皆後世云云非先王意也雖然夏亡矣杞不亡殷亡矣宋不亡郎以子孫論而封建之天下雖亡不亡者何哉蓋公極而私存義極而利存天道然也亦非先王意也或曰封建之世如人才何柳子曰封建者繼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之世邑世祿聖人生於其間亦無以自立于天下目以若所云則柳子不知今并不知古矣古者有國學所以教冑子也有鄉學所以教野人也彼言揚而行舉者其舉專在國而不在鄉乎若夫舉舜于畎畝膠鬲於魚鹽傅說於版築伊尹於耕太公於釣管夷吾於士百里奚於市此并不在學校者也安見聖人生而無以自立於天下乎柳

子之說爲孔孟言也夫孔孟之不能自立者道不行也非封建爲梗也然賴有封建然後栖栖皇皇之衞之陳蔡之梁之齊之滕幾幾乎有可行之勢而諸侯敬弟子從則聲名愈大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爲師使聖人生於郡縣之世三試明經不第則賦徙一邪姓氏湮沉亦遊世無悶已耳安見其有以自立於天下邪然則孔孟之删六經垂空文傳食諸侯雖無以自立而有以自顯者封建力也且惟封建故君多臣亦多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此十人者皆不耕而食在官之祿者也然不虞其不足者何也其時大夫有采地民有受田累世當會尺土

無曠故十二之貌重於後世而所出足供所食又大小
其才為十等用則游惰者無有也雖有佛老無所容身
其間雖欲延浮屠立刹院而萬國雖列經界劃然亦無
此隙地縱有楚材而晉用者其為得展其才受其利濟
則一也後世以天子婁羅臣故制祿之數恆虞其乏以
人才副定額故放廢之士日見其多而且賢人君子官
如傳舍所懷迄不得施或老死牖下欲進一步棲一椽
不可得而非士非農非工非賈之民從而襍之且據享
其土木山川之奉若是者皆秦之罪也若夫有治人無
治法自古然矣試問柳子之時彼僕印臾敘有社有人
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必日朝拜而夕斥之矣其拜

者、果、賢、乎、否、者、果、不、肖、乎、柳、子、將、何、詞、以、對。

書唐介傳後

無其事而誣之讒也有其事而言之直也然直之爲道有禮焉無禮則絞矣有學焉不好學則蔽矣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訐未嘗非直也無禮而不學則訐矣宋唐介論文潞公以燈籠錦獻張貴妃其訐者歟其無禮而不學者歟諫官退不肖職也所謂不肖者必誤國蠹民然後可以明白指列不宜扶擾昧制等例也亦不宜因甲事遷怒乙事而悻悻求勝也介忌張堯佐遷怒潞公因潞公遷怒貴妃無論所劾無有也就令有之而宮省甚密進奉甚秘介何從知之介如探聽於宦寺訪求於提從則介亦行險儌倖之人而已矣言人之邪而已不

得爲正發人之私而已不得爲公此類是也禮曰疑事毋質又曰內言不出于閫宮闈之地內言也亦疑事也可昌言之而身質之乎王鳳陷王商發陰事而丙吉答官婢誣汚衣冠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或曰介黜潞公薦宦豎亦爲宦官宮妾不知姓名故歟曰此宋人之陋說也舜察邇言湯立賢無方樊姬進孫叔敖長孫后譽魏徵未嘗不得其人若夫鄉曲之僕鈴閤之卒皆宦官宮妾不知名者也其可以爲相乎宋史以趙抃與介並傳爲其抗直相似不知抃之言曰君子有過當保護愛惜之小人雖小過當力遏絕之此言正介之藥石也與同傳者介愧矣

再書唐介傳後

其時有孫甫者與介齊名而不學尤甚謂仁宗曰天子之妻后一而已餘皆婢也余按六經無婢字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見于曲禮矣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見于昏義矣女御女史典婦命婦見于周官矣卿大夫家尚有貴妾賤妾之分未聞以婢名也鄭康成秋官注古無奴婢女子之入于舂槀者爲婢婢乃罪人之稱故秦穆姬爲晉惠公登臺而請自稱婢子齊威王怒罵曰叱嗟而母婢也焉有天子之妃嬪降后一等而槩呼以婢哉滕達道用官錢杜衍欲罪之范仲淹欲寬之富公介兩賢之間有難色甫責富公

曰是不知有法也是又悞矣夫法者胥吏皆知之非獨甫也孔子曰赦小過周公曰議親議賢豈周公孔子皆不知法者乎其時仁宗寛大不罪諫官政無缺失故畧知好名者諫無虛日不過攻人主後宮訐大臣陰私而已蘇轍年才十九對策中便斥仁宗好色妄庸習氣大槩爾爾介後受制于王安石一無建明聲名滅于作御史時故何也凡人無病而家則有病而不治亦勢之所必至者也善乎陸宣公之言曰所謂小人者非必諂慝險詖覆邦家也以其趨向狹促以自是爲不羣以阻議爲出衆故孔子以硜硜言行者爲小人然則宋之諫臣其不識政體者皆小人而已矣

書復性書後

唐李翺闢佛者也其復性書尊性而黜情已陰染佛氏而不覺不可不辨夫性體也情用也性不可見於情而見之見孺子入井惻然此情也於以見性之仁嘑爾而與乞人不屑此情也於以見性之義藉復性者不於空冥處治性而於發見處求情孔子之能近取譬孟子之擴充四端皆即情以求性也使無惻隱羞惡之情則性中之仁義茫乎若迷而何性之可復乎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記曰人情以為田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古聖賢未有尊性而黜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欲此七者聖人之所同也惟其同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

而王道立焉已欲立立人已欲達達人而仁人稱焉習之以有是七者故情昏情昏則性匿勢必割愛絕欲而遊于空此佛氏剪除六賊之說也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繼之曰上智下愚不移性有上中下之分斯情亦有上中下之別見舟車焉賢者曰可以濟人其次曰可以遊息不肖者曰可乘以作賊見美色焉賢者曰勿使怨曠其次曰勿戲爲戒不肖者曰吾昵之而且嬲以取利其情之動而不同者皆隨其性之昏明高下而流露者也情何累性之有且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夫子之情則無行不與矣弗狃召則喜館人亡則悲論戰則懼聽韶則樂思周公則夢終其身循

環於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不已也堯舉十六相未必非喜舜除四凶未必非怒喜怒不必爲堯舜諱也孟子不以好貨好色爲公劉太王諱而習之乃以喜怒爲堯舜諱不已悖乎文王赫斯顏淵不遷子路聞之喜皆喜怒也後世惟晉惠帝流乃無喜無怒蕢然若初生之犢其性學之深果賢于堯舜文王顏淵子路乎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言嘗大任而不懼即齊王反掌之意翱誤認爲堅忍虛寂則亦北宮黝告子而已矣奚稱爲孟子然則習之水火之喻何如曰尤誤也夫水火性也其波流光燄則情也人能伏其流而揚其光其有益於水火也大矣若夫污而爲泥沙鬱而爲烟燼此後起者累之斯

謂習相違也于情何尤哉

書留侯傳後

四皓高祖故人也當高祖除秦苛法天下如出炎火登春臺四皓不披衣裘受物色其行徑過高非人情一旦震于金幣齊其足雙雙而似至不爲高祖用乃爲惠帝用失人又不類高士旣來之則安之惠帝可與遊宜少留焉若伯夷太公之就西伯卒奄奄無聞偕行耶同日死耶何沒沒也不賢惠帝而來不智賢惠帝而不輔不仁不在其位而與人家國不義四皓亦陋矣哉高祖謂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不可搖動其言尤可疑四皓無碩德重望塡輔東宮苟搖動之彼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呂后時產祿封王惠帝搖動者數矣不得已而痛飲求

早崩爲可悲也彼四皓安在羽翼又安在然則四皓何如人曰史遷好奇于留侯傳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鑑刪之宜哉宜哉

惠帝爲四皓立碑爲後世人臣賜葬之始見任昉文章緣始而通典通考金石錄皆無之方知文章緣始亦僞書趙世家屠岸賈事亦相類通篇以妖夢神鬼事雜之則史公欲以釣奇而非爲實錄也明奚惠帝時無司徒官傳稱夏黃公爲惠帝司徒尤可笑自記

書宋均傳後

或問宋均之言曰吏能弘厚雖貪無害惟廉潔之人爲毒最甚是何言歟曰子不見夫犬馬乎芻厝逗盆受人畜養可謂貪矣然而利于人又不見夫蛇蝎乎餐風露飲水可謂廉矣然而害于人夫蛇蝎非與人有仇也犬馬非與人有情也其氣之一良一毒天早有以付之使爲其性而在彼亦不能自克也用人者畜犬馬不畜蛇蝎此宋均意也曰然則何以有用人之仁去其貪之說曰仁與貪雖有公私之分而皆起于一念之愛其生機皆未絕也惟夫一無所愛之人生機盡絕而無可用亦無可去此申韓之所以原于老子也且仁而貪不如仁

而廉不仁而廉則不如不仁而貪何也均一不仁耳貪則心怯廉則膽孅貪則易敗廉則難傾吾恐郅都張湯盧杞之殺人必多于甯成義縱元載之殺人也莊子曰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夫凌誶亦何樂之有而察士當之則以人之不樂爲已之樂也果以人之不樂爲已之樂則其殘民以逞又何所不至漢東平王以爲善爲樂齊南陽云以聚蚓爲樂此其証也然則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又何歟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太上者上智也其次者中人也天下上智少中人多聖人立教不以上智相期而以中人爲斷以爲天下人非一己所能盡贖也使人人知贖人

之有謝而共爲之則人之不贖者寡矣使人人知贖人之無謝而讓吾獨爲之則人之受贖者寡矣且索謝與受謝又不同也吾之贖人原非爲謝而彼之以是心至者吾從而受之亦所以安其心也必使彼之心抱不安于我而我之廉名乃播于遠邇則是贖名非贖人也可以欺庸人不可以欺聖人

書顧覬之傳後

沛郡唐賜飲比村唐氏酒還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剖驗五臟悉皆糜碎尚書顧覬之議張忍行剖腹子副又不禁止論母子棄市劉勰爭之不能得詔如覬之議垂為科例君子曰法可執也而情不可不原也夫殘屍者誅此法也問所以殘毀者情也唐賜之子若妻愚民也愚則以遵先人之命為孝且急欲得先人致死之由以為孝孝且獲誅設有悖逆之人殺父與夫剖屍以逃誅覬之何以律之仍以棄市論是孝與惡同罪也求之于棄市之外則法已盡矣比村之酒毒酒也吐蠱碎臟毒既驗矣不誅行毒之凶人而誅受毒

之妻子何也覬之以爲儆生人乎世之行毒者多而無故而剖其夫與父之屍者鮮也以爲愛死人乎則死人且命之矣既受毒以死而又没其冤滅其家絶其血食鬼之呼號可知也先王之所以重毁支體者愛人故也然上之愛人不如人之自愛也人自愛莫如身而有時剕擁彈痏者湣以不愛爲愛故也况加于無所知之身以驗其所以致死之故哀痛迫切遑命遑行若是者爲理其冤可也冤得而後責其不告于官擅自毁剕以過失論可也唐高宗患頭風醫曰刺血可愈武氏欲高宗之不愈以死也大言曰醫欲刺天子頭可斬也覬之間之嘗責武氏矣宋史孫唐卿判陝州有民葬母骨與父合葬者有司論如律唐卿釋之與此論暗合

書王文正韓魏公遺事後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是乃仁術也權術二字始於孔孟大臣經邦權爲貴宋名臣少可與權者惟王文正韓魏公可與權然韓公之權正王公之權不正不可不辨夫正與不正無他亦辨之其心而已矣其心爲國歟正也其心自爲歟不正也魏公知貢舉爲蘇轍病請改期竄任守忠出空頭勅一道此魏公之權而王公必不爲者也王公薦寇準不使知拒張師德不肯見此王公之權而魏公必不爲者也何也進賢退不肖非破常例不足以得非常之才而制小人之死命然專擅之迹中外共知矣魏公以爲苟利國雖冒不韙之名亦

所不許王公以爲恩威者天子之事也事雖當人臣言而行之寧獨無後咎餘責耶當自當國之久主眷之深韓不如王藎一則見其大而自謀者疏一則用心深而結主者巧故也然則凡焚諫草絕私謁者皆非歟曰古之爲人所謂讓于皐陶讓于夔龍者彼皐陶夔龍豈皆不知歟古之諫君如周公陳無逸召公作旅獒彼豈私入告而又順之於外歟沽諫名與沽不諫而諫之名孰大爲人市人恩與不爲人而市君恩孰深是皆深於行權而不得其正者

書鄒浩傳後

鄒浩以諫貶嶺南將行泣下其友田晝責之曰浩居京師爽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君毋以此自滿也浩收淚謝之君子曰浩固懦矣而晝亦爲不仁也君子之于朋友也善則勉過則規有患難則恤其妻孥而慰其心志浩既流竄此患難時也非平居有過時也宜慰恤不宜規諫齊莊公之難有陳不占者赴崔氏餐則失匕上車失軾曰無勇私也死義公也遂死崔氏君子不以其懦而沒其忠也浩之泣懼乎悔乎憂國家乎戀其祖父之邱墓乎爲離別可憐之色乎爲公爲私均無傷于忠也彼田晝者于死生之道了然如此

盍學陳東之救李綱為一疏以救其友脫有不幸其與樂[illegible]之死亦相等也不自責而責人薄于情而午其直君子所深惡也且浩不宜泣書宜泣耳蔡元定遠竄時朋友送之有泣下者元定夷然朱子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然則浩與書可謂兩失也

書通鑑溫公唐維州論後

土蕃朅盟入寇爲唐患久矣得維州以控平川來安中國此韋皐德裕之忠謀而僧孺拒之于義大乖溫公乃引荀吳拒鼓叛爲言不知荀吳之拒鼓叛卽孔明之縱孟獲也知功將成特使敵人盡其力服其心而毋勞再舉卒之鼓與孟獲逃將焉往若唐失維州則百年爲戎路而已矣不得以鼓與孟獲比又曰土蕃新好維州小而信大不知維州未降前一年土蕃已圍魯州彼背盟在先我納降在後非失信也又曰悉怛謀在唐爲向化在土蕃爲叛臣其受誅何矜焉更謬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二者皆殷之叛臣也伊尹去桀就湯亦桀之

叛臣也文王與湯皆至忠大聖其將執向化之人而歸之於紂於殷乎又曰譬如隣牛逸而入家曰彼曾攘吾羊矣吾亦攘之則又引喻之誤矣當隣攘吾羊時公將聽其攘而不問乎將訴之官而求還吾羊乎抑羊仍歸家而不認故物乎維州者唐人被攘之羊非吐蕃逸來之牛也若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此指宋萬弑君之賊以隣國爲逋逃與外夷慕化者不同漢高已定天下故斬丁公以求名光武未定天下故封丁寄以招遠若悉怛謀者封之可以招遠而殺之自憯無名者也禍莫大於誅降悖莫甚於以怨報德恥莫恥於殺人以媚寇僭矯之論溫公之言殆兼之

矣。祖逖鎮雍州石勒畏之逖麾下叛附勒者勒遣還之逖感其意亦送所降以報君子以爲失計且以爲不忠何也降者不受境將日蹙而逖奉天子討勒非若敵國然爲講信修睦計也在易比之九五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禽來邀已者尚舍之而况于人溫公作相契丹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邊釁其時蕃來諸四郡以與西夏而又持論如此然則公之所以服外夷者如斯而已乎。

溫公當王安石執政時遣王韶經畧西事復熙河一路又遣趙卨充招討使宣畧討安南官兵八萬死者過半公有槩于此故借論雍州事以儆神宗然于唐代亦理殊不合自記

讀賈子

賈子僞書也天子御四夷有五帝三王之道在未聞表與餌也賈生王佐才識政體必無是言若所云云隋煬帝都已行之其效何如也吾尤怪太史公謂生悲不用故早折非知生者洛陽年少內位大夫外爲師傅非不遇也文帝號誠自驚不及寧有虛譽其所議論頗見施行其未爲丞相者將老其才而用之賓門納麓甄試舜且然而遽謂文帝不用生乎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遠過絳灌而卒之夭殞其年豈非命耶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過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蓋深于情者也所以爲賢也爲鵩賦弔屈原皆文人之偶寄顏

淵不改其樂亦三十而卒烏得以其早亡爲有所慽乎
夫書既不足以傳生而太史公又妄以巳意測生宜乎
蘇氏之論生愈與生遠也

讀左傳

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獻子曰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有間鳴呼此獻子之所以爲君子而戌之所以爲小人乎夫君子之令聞不于室求也戌恃有令聞以合晉楚之交卒至亂中國勞諸侯而已受其封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如賤媒然彼此兩譽非爲男氏也非爲女氏也于已有利焉耳假使楚氛甚惡爭盟退變晉人旋入于宋楚遁而兵之則宋先亡然戌之爲人不卑諭爲泰不矯詐爲儉則亦無以傾動兩國而行其說其所以規獻子者正其所以自爲也左氏深惡之故一記受封邑再記受夫人之嬖馬

以著其貪貪令聞與貪縶馬一也蓋觀人者不薄之于受縶馬之時而卑視之于規獻子之日或曰堯舜茅茨禹卑宮室何耶曰卑宮室者與乎峻宇雕墻而言也論堯舜必折衷于二典禹貢今有人焉衣山龍火藻之服受璆琳琅玕之貢而終日顯然居茅茨土階中類歟不類歟此說蓋纍家者流也尚待辨哉

讀喪禮或問

名之于人甚矣哉古之人有自隱其過以求名者有自表其過以求名者余讀劉古塘喪禮或問序而不覺喟然也裘公居喪所表自期有七月之後因見母故見其妻而心動強抑若禁諄諄然告人夫禮禪而從御御之云者以上臨下之詞黃帝御女云云始于道家邪說未聞以同藏無間之夫婦而可言御也杜預註爲射御之御蓋從政也義最正大鄭氏以爲御婦人不知禪在先吉祭在後孝子尚未復寢而乃於堊廬中先御婦人乎君子出辭氣斯遠鄙悖床笫之言不踰閾夫子告宰我以居處不安所該無限而卒不指爲與婦居與婦處也

自漢儒創爲非時見乎母不入門之說似乎君子一遇凶事而母子有直關之隔夫妻如盜賊之防不已悖乎然某公之所以自言其私者亦有所本人問漢第五倫公有私乎倫舉二端以不自隱飾相傳爲美不知倫之私倫以爲自知之而卒未嘗自知也倫之言曰有餽千里馬者雖不受後遇三公選舉終不能忘然亦終不用也谿以不忘餽馬爲私而不知倫之私不在此當餽馬時倫當爲己身立想不當爲國家立想其人素無交歟不受可也與選舉無與也其人素有交歟受千里馬報以其值可也與選舉又無與也當選舉時倫當爲國家立想不當爲己身立想其人無益于國歟不用可也不

必因其脅饋馬也其人有益于國數不受馬可也不必因其脅饋馬而故不用也如因其脅饋馬而故不用則倫但知立一已之名而不知爲國家收用人之效倫之非大矣又因兒子有疾一夜十往還寬安寢已子有疾終夜不往夜覺不眠蓋以眠不眠爲私而不知倫之私又不在此禮兄弟之子猶子也猶之云者進子爲言而固已親親之殺矣倫于兄子疾十往則已于子疾更宜十往已子疾不往則兒子疾亦不必往倫貪愛兒子之名而至于一夜十往則固已身往而心不隨且既悉其病狀加之勞若安得不眠倫貪遺其子之名而至于夜不一往則未悉其病狀情固未安而欲往之情卒難過禁

又安得眠倫不自知其矯情釣譽之私而猶以爲與人共有之私是所謂一言而刑過者也且倫亦幸而不忘不眠其友朋父子間天良猶未盡滅耳若并此而無之將遁天倍情終其身爲德之賊矣某公之于妻也將以妻待之乎不以妻待之乎以妻待之則所居之喪即妻之喪也喪中儼然之事霜露之感率其妻而共致焉雖日日見何嘗不以妻待之則尋視爲媟褻蕩心之具而此外無一事焉雖終身不見何益矣至于隔絕其妻至期有七月之久則必視其妻爲媟褻蕩心之具而不以妻待之矣一日相見物勃然有男女之思又何尤焉且某公不肯敘貞行術引乎古齋爲其友所嬲欲效而倚

戶爲石齋處之爽然夫以妓之邪而石齋視之如友朋以妻之正而某公畏之如鴆毒其所以自待與所以待妻者何太不倫至此夫君子于倫理間自有中庸之道必欲強爲直而僞爲名其不可哉

某公待望溪李傳名也

讀孟子

柴守禮殺人。世宗知而不問。歐公以爲許讓子曰。世宗何孝之有。此孟子設之也。孟子之答桃應曰。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竊負而逃。此非至當之言也。好辯之過也。夫舜之不能無父。即皋陶之不能無君也。有父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法。瞍能殺人。即能殺皋陶。皋陶能執瞍。即能執舜。彼海濱者何地耶。瞍能往。皋亦能往。因其逃而赦之。不可謂執。聽其執而逃焉。不可謂孝。執之不終。逃而無益。不可謂智。皋陶舜爲遁逃主。舜容皋爲不共戴天之人。不可謂仁。中國無帝。皋將空天下而撫君乎。抑自立而代舜乎。將求一無父之人而立之爲天子乎。以

子之矛陷子之盾孟子窮矣然則皐陶舜如之何曰舜不自信其孝之能格父必不肯爲天子皐陶不自信其力之能制瞍必不肯爲士師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瞽瞍必不殺人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漆雕開不肯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後世一介之士猶知此義而謂舜與皐陶肯貿貿然于天位哉聖賢之所以自立者言前定則不跲道前定則不窮若待事發而后籌之也固已晚矣桃應不知道之前定故愕問孟子不知言之前定故愕怍然則充類至義之盡如之何曰瞍果殺人無論舜不執法也即舜欲執法皐陶必諫可也不肯陷其君於不孝也無論皐陶執法也皐陶即不執法舜亦必逃

何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是不爲也父殺人而已殺人也安有一君一臣各行其志絕不相顧而爲此鹵莽之事哉秦商鞅用法嚴太子犯法鞅以爲太子不可加刑乃刑其傅鞅尚知尊君有子而皐陶乃不知天子有父是不如鞅也荊昭王之時有渚爲政廷有殺人者追之則其父也還伏斧鑕死於王庭渚尚知廢法不可而舜乃逃而欣然是不如渚也然則周世宗宜如之何曰以舜律世宗迂矣以皐陶律周之司寇又迂矣昔朱子謂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宜防閑其侍從之人此世宗平日之所當知也及至無可柰何世宗亦宜降服出次減膳徹樂三諫不聽號泣從之使守禮知所愧悔而戒於

將來不宜以不問二字博孝名而輕民命也不然三代而後皐陶少矣凡縱其父以殺人者皆孝子耶彼被殺者獨無子耶

其論果非亦記者之過作文當放活一筆肆然無忌殆

以王仲任自居矣

袁子才辯士也集中似此者甚多蓋刊名者哀人者

書立記者不得而

書柳子天說後

柳子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艸木也烏能賞功而罰禍乎袁子曰天地有功禍而無賞罰賞罰者有心之用也功禍者無心之値也漢高所居五色雲起諸葛將殞大星墜地是天地有功禍也漢高何德以興諸葛奚罪而亡是天地無賞罰也雷擊嬰兒雹殺艸木以有知之威罪無知之物其威是也其所以用威者非也闕政不修兵荒水旱以有武之辟殄無辜之氓其罰是也其所以行罰者非也然則天之于人猶人之于蟻乎遺肉于地聚者百族負焉而趨隆焉而居利其身肥其子孫人之功而非賞也傾烈火沃沸湯卵傾巢

殺浮屍百萬人之禍而非罰也彼蟻者豈無善惡功罪叫號呼切日謝論于人之側者乎而人無見聞也天則大癸龍蛇虎豹豺狼蟲豸鬼魅皆如人之呼籲叫號于其下而天無見聞也人與蟻俱遊于天之下而人爲蟻禍福人與天俱托于氣運之中而天爲人禍福有時人爲天所禍福而亦及于蟻有時天地爲氣運所禍福而並及于人

書崔寔政論後

崔寔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仲長統曰人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教後世之君日以殺人爲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正矣古之聖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議貴議親非寬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丕蔽要囚非嚴也亦曰當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妄見嚴者皆治而寬者皆亂也或曰寔之爲此言者目擊元成之衰孝宣之中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寬也果其寬則蕭傅不殺堪猛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

不縱張傲之亡命矣或曰寔此言爲桓靈之柔懦言之是又不然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其所殺者其仇也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則彎弓斜出必殺數十人而其仇猶未死也教英主以嚴猶可教庸主以嚴尤不可當桓靈之昏黨錮之獄毒流海內李雲杜衆張鈞劉陶之死寔猶以爲未足乎然則子産火烈之說非歟曰火明象也明其法使不犯而已不以焦爛爲功也古之人知英主不世出昏主亦不世出故爲中人說法曰御衆以寬曰寬則得衆曰寬而有制未聞以嚴教者以宣帝之明而有意於嚴故趙蓋韓楊之死猶不厭衆心況桓靈乎吳劉廙作先刑後禮論陸遜非之是矣

書戾太子傳後

孟子曰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求則得之心之所求者事之所有也高宗求賢夢板築孔子欲典周夢周公呂后殺趙王夢蒼狗趙武靈欲取吳娃夢美人熒熒而歌豈真有鬼神哉無他心而已矣人之心有所求自知其不能得也而抑之抑則靜靜則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天子之心有所求自信其無不得也而縱之縱則蕩蕩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武帝好儒得申公董仲舒好文學得鄒枚好色及歌舞得韓嫣李夫人好刑法得張湯趙禹杜周好財得桑孔好邊功得西夷南越蒲陶天馬好仙得上林神君嵩呼萬歲好治巫蠱得太子皇后牀下

之本人所謂求則得之道固然也今夫閭巷布衣入則
孝出則弟侃侃自信雖有淫昏之鬼不敢瞰其室也武
帝當漢全盛享天下四十餘年何巫蠱之能靈就使希
幸宮人怨而詛帝帝果不諱宮人非殉葬亦徙居園陵
耳又何益于巳而爲大逆此其理皆易知也以帝之明
而卒不知者帝之心在貪生耳求仙旣可以長生巫蠱
即可以短壽故太乙候神之外率日所祀鬼神至于二
百所又令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是
率天下而先爲巫蠱者帝也其爲江充所窺也久矣帝
年高少恩慮後宮從人必有怨者慮左右大臣必有交
結皇后太子謀其又爲充所窺也久矣故充者即文成

五利流也彼以長生誘之此即以巫蠱懼之而困千秋者又即充術也充以木人誣太子千秋即以白頭翁救太子其邪正雖殊而巧中則一也當其時有臣如汲黯賈誼者爲之痛哭流涕深言神仙之必無淫祀之無益怨女之宜省使帝不以生死動其心不以猜忌存于中則巫蠱必不發即發亦必不深治雖有十江充奚能爲内而宮人外而士大夫未必不免死萬萬數也帝之父子夫妻未必不以天恩終也然而在朝之臣惟有驚惜怵惕閉口箝舌者何哉蓋其時當嚴刑峻法之餘公卿皆斷走下士救過不暇而天下之人才固已盡矣古之賢君知其心之不可貪也而操而存之知人才之不可

棄也而禮而養之人吾類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鬼神非吾類也非其鬼而祭之不爲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其所與居者疑丞師保股肱心腹而已淫詞邪說何從而入之然則帝之表章六經獨無功歟曰務其名不核其實苟爲不熟不如荑稗轉不如文帝之好黃老宣帝之好申韓也使武帝好聖人之道如好神仙畏小人如畏派蘖則唐虞三代求亦得之矣嗚呼惜哉

書韓子琴操後

韓子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自謂深得文王心事此高觀聖人深求之而愈遠也夫聖人中庸之極也中庸人情之極也文王之囚胡為乎聞醢鬼侯而嘆也文王之歸胡為乎閎天散宜生行賂而免也以嘆為當誅文王不宜自陷於刑矣既陷於刑而自伏當誅不當僥倖以免矣以紂為聖明又不當嘆矣若心口不相應而故及之以取媚則迂曲已甚人之生也直文王之生也獨不然乎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文王其無是非之心乎大雅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其非紂也至矣豈平時非

紂而至羑里乃頌紂耶抑羑里頌紂而赦歸後轉非紂耶或此詩非文王所作諒亦不過周公召公之詞云爾豈周公召公知文王之心轉不如韓子耶稱紂爲聖明使文王遇堯舜之君其又將奚稱耶當時譖文王者崇侯也文王歸遂伐崇以當誅之罪幸免於誅而又伐人以鳴懟何耶蓋文王深知臣罪之不當誅與文王之不聖明而大義所在則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身命所關則覲以行權而以直報怨內文明外柔順易所稱譖之矣孟子論小弁之怨甚是而於舜則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然則象殺人舜亦殺人乎其深求聖人語病與韓子同

書後

嘗笑聃子不讀詩經故有共且操子膽不讀易經故有武王論易革非聖詞明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安得謂孔子不稱湯武也論語周之德可謂至德也矣明指武王以應上文武王曰予有亂臣一語所以統稱周者兼文王而言以三分有二之業例自文王故也不然武王十有三年中何嘗非服事殷者耶使文王延至十三年之後紂惡不悛又安知其不代殷耶要知堯舜湯武易地皆然者也而子膽襲漢儒貴生之牙慧尤覺無味古琴操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

此詩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過韓子遠矣